

●古今著·工柳插圖●



大眾書店出版

文富貴

857.7
660-5
2

文 富 貴

古 今 著
工 柳 插 圖

大衆書店



3 0555 7433 3

目次

一、不怕打、不怕罵.....	一
二、陶姐姐.....	五
三、在教室裏.....	一一
四、講道理.....	一七
五、星期天.....	二二
六、決心轉變.....	二七
七、代理衛生委員.....	三五
八、學習.....	四〇
九、大紅花.....	四六

文 富 貴

——楊家灣小學頑童轉變的故事——

一、不怕打、不怕罵

初二的大清早，溝裡甚麼都看得不真，文家婆姨就在套鑿裏吵嚷。吵過一陣，又像有個甚麼傢伙，從炕沿邊擗到了地上。

半開的鑿門裏，突然栽出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娃娃來。他抬起油黑臉，提着下墜的棉褲，手巾亂糟糟的纏在頭上，滿沒紮好。眼角粘着眼屎，乾筋筋的頸子直挺着；眼睛鼓得像雞蛋，還不住的往鑿裏偷恨。只要看他這個鬼樣子，就知道這個娃娃不老實。

他叫個文富貴，在北區的楊家灣，誰都曉得這是個頂頑皮的娃娃。爸爸在安塞做生意，除了逢年過節，滿年四季不在家。家裏老爺爺疼他，媽媽把他沒辦法；因



爲到處惹麻煩，二姐姐不知爲他哭了好多回鼻子。

今天他又尿了炕，媽依然和從前一個樣，氣的在套嚮裏罵個不停。他聽得很不耐煩，一股勁衝出嚮來，又想去尋別的甚麼開心。

不多一會，輕輕走出一個比他大些的女子，拂了拂藍布印花圍腰，快哭的說道：

「富貴，看你那個態度！媽給你縫的新棉褲過年嘍，你又尿得濕個漉漉的，還要耍牛脾氣咧！」

這女子氣得眼淚花花的，他却死盯住對面山坎塆，不理睬他二姐姐。二姐姐想拉他回去，他反而拐她幾下，瞪着野羊一個樣的眼睛，發氣的說：

「你莫管我的……」

「過了年就十二歲了，連狗兒子、豬兒子都不如，人家不笑話死你——」他媽依然不停嘴的在套嚮裏吵，外前也聽得清白了。

二姐姐拉他不回去，便說：「記得不記得？爸昨天和你說的，叫清早担水，餵牲口哩！」

「休想。」富貴一邊頂嘴，一邊躲開二姐姐往溝裏走；「挑水、餵牲靈，想得

倒不錯！」

他還沒來得及跳過驢槽，一隻大手就扳住了他的肩膀，像鐵鉤一個樣鉤住他，想跳一下都跳動不得。他調過臉去望見是爸，臉一紅，心想這才見了鬼！於是就像一根木樁立在那裏，死也不動彈。他爸一點也不和氣，開口就訓他：「昨天才給說定了：叫你大清早挑水，餵牲口，就忘啦！」

富貴半天不做聲，提起褲子等在那裏，準備鬆手便跑。誰曉得他爸不講情面，老是和他糾纏，說些甚麼話他也懶得去記它；反正說了又說，少不了是罵他就是了。這傢伙要不是他爸，他老早就和他打起架來了。

爸爸見他這烈牛寶貝，一句不聽自己的話，氣的要命，抓過來就打。這時間，富貴想跑也跑不掉，想還手也不敢還手，只好故意在地上滾來滾去的，叫他老子打也打不痛快。末後，他想了個辦法：不管痛也不痛，總是像喉嚨都快要破了一個樣，拚命的大哭大叫。果然，爺爺不久就拄着拐杖闖出來，瞎眼睛望着哭叫的方向，急得吹着鬍鬚喊叫：

「哎呀！大初二囉，打他做啥呢！眼見過罷年，就送他上學哩嗎！」

爺爺一說，爸真的不再打了，可是依然一把一把的拉他，要叫站起來去挑水和

餓牲口。富貴抵擋了幾下，雖然最後被拉起來了，但他又大退幾步，全身倚在柴火堆上，仍像木椿一個樣的釘在那裏，叫也叫不應，拉也拉不動。他爸也沒個辦法，只好自個兒歎氣：

「……唉，這狗仔仔，白天黑地的調皮，一滿不聽話，不動彈，真把人氣結實了！」

富貴偷恨他爸，心裏暗地想：「我一天頂多喝兩三碗水，要叫挑一担，誰又不是傻瓜！我也不使喚牲口，餓牠呀，我才不幹那號屁事！」

爸爸每次回來，總要這樣那樣的麻纏他，他覺得有一個爸爸實在也不好！

見爸爸轉身回去了，他伸腿便跑。二姐姐還歪過頭來喊了幾聲，他裝做沒聽見，一直向小溝山裏跑去了。

富貴跑到山裏，整天不見人。直到後晌天快黑了的時候，才發現他滿身黃泥，佩着柳條挽的弓箭，在黃昏裏一跳一動的，慢慢挨近文家窰前。這會，他爸爸正在窰前捲烟捲。他縮頭縮腦的打一邊走，想順着柴火堆，悄悄遂回窰裏，到灶台上偷冷饅饅涼豬肉吃。

爸爸沒了大清早那股兇氣，只遠遠瞭了他一眼，便回頭跟坐在乾草堆上的爺爺



爸爸轉身回去，富貴伸腿便跑了。

說：「看這狗仔仔回來了。」他搖了搖頭，又接着說道：「年過罷了，還是送他到小學去。叫唸幾本書，讓教員教育教育，看能學好不能！」

富貴聽了，暗地自己說：「上學就上學囉，那還怕咧！」

溝裏的晚風吹過來，他感到褲襠裏冰涼。爸不理他，乾筋筋的頸子又一縮，便偷笑着溜回去了。

二、陶姐姐

文富貴報名的期間，學校已經有了二十多個娃娃，上了夠半個月課了。那女教員，是他老早就見過的，過罷年，還去爲他媽點過兩回眼藥。她誠誠諄諄的，一滿不兇險，沒上學前，富貴就害怕有他爸那樣一個教員，一把抓住了就動彈不得。這下他可喜歡啦，以爲上學還不是上學，她還管得了我嗎！只有一點他覺得奇怪：莊上的婆姨和漢子，誰都說今年是個陶教員；可是，娃娃們當面都不叫教員，倒是叫她甚麼陶姐姐。他懶得去想這些屁事，管他娘的，陶姐姐就陶姐姐吧！

一天後晌，還沒上第一堂課，他無意中發現了光頭的鄭牛雲。這小子吊着兩條

乾鼻涕，腳蹠在石頭上，眯起眼睛望着他笑。舊前他就認識這傢伙，在村上和他一道胡搗鬼，還打過架。邇刻他鬼笑鬼笑的，文富貴很想美美收拾他一頓。但討厭得很，陶姐姐老在外面照拂娃娃，一直尋不到機會動手。

該上課了，陶姐姐進了教室。

文富貴猛然衝過去，把鄭生雲狠狠的拐一下，眼睛斜瞪着，逗笑的罵他：「怎啦，笑你老爺爺咪！」

鄭生雲沒做聲，順腳踢了他一下。文富貴毛啦，抱住鄭生雲的腿一拖，他立馬就被拖倒了。這樣一開頭，他們兩個就認真的打起來。你撞過來，我衝過去，小娃娃們，不是被他們碰倒在地，就是被他們嚇慌了，害怕得滿院子哭叫。

「是誰在打架，組長爲甚麼不管呀！」陶姐姐還沒搶出來，在教室裏就出聲喊。

大些的學生跑過來，拉開他們不叫打，讓陶姐姐來評判。富貴見了陶姐姐，便抽腳慢慢往後退。退到院子的門口邊，偷笑一聲，回頭溜跑掉了。

後邊一個學生娃，着急得不行，跺着腳喊：「文富貴，不要跑嗎！陶姐姐還有話說嘛……」



陶姐姐給媽媽點眼藥。

當天傍晚，陶姐姐又抱着藥箱箱，到文家串去了。

她剛跨進窰門，富貴就從牲口槽後轉過來，站在門外偷聽。同時手緊緊的提着棉褲，準備好跑。

陶姐姐爲他媽點罷眼藥，坐下來拉別的話，一概沒提富貴在學校打架的事。末後，也只是問他爺爺：富貴在家還尿炕不尿？餵牲口不餵？調皮不調？

倒是他爺爺喘着氣告訴教員：「……請教員好好管教他，打他罰他都可以。」

陶姐姐把短頭髮一擺，輕言細言的說：「處罰也不要打他。小孩子嘛，只要自己肯轉變，容易學好的。」

「不打可不成。」這時間，他媽又在其中來插嘴：「我富兒實在頑哩，可要好好管教咧！」

陶姐姐兩手把藥箱箱壓在腰板上，跟他爺爺和媽提意見：「今後我們大家都操個心，在家裏的情形，你們告訴我；在學校的情形，我說給你們。像這樣互相了解，幫助他轉變，你家富兒保險可以學好。」

他爺爺和媽都笑開了。特別是他爺爺，話在舌頭上轉着說：「陶教員真真能把

我富兒教好，我二輩子也感激你呢！」

富貴覺得陶姐姐有些怪氣，黯黯眼睛不就完啦，還麻里麻煩說個甚麼嘛；大概她也怕老爺爺吧！準定是這樣。

突然發現他二姐姐站在門邊，他一驚，很快轉過身來，又吱吱……的笑着溜了。

再一回，文富貴無緣無故的，把一個七歲的學生娃打哭了。陶姐姐喊住他說：「富貴，你又怎麼哪！」

他隨着野羊般的眼睛，堵起嘴回答：「不怎麼啦！」

他們組上的組長，是個腿有些跛，今年已經十四歲了的劉鎖，論親戚，還是富貴的外爺。瞧見富貴這樣對教員，趕忙跛過來說他：「富貴，陶姐姐問你嘛，爲啥不講道理！」

「不，不，就不講道理。」他越說越蠻橫，又吵又鬧的，在院子和教室來回亂串。

娃娃們都被他鬧的生不定，有的笑，有的吵，有的跟着他跑，也有的圍住他看。陶姐姐脹紅了臉，拚命的叫住他，一方面把撞亂了的學生娃，一個一個的攔進教

室，鬧的半天課都沒上成。

剛鬧過這次麻煩，他就發現一個胖呆呆的小子，兩扇大耳朵，臉像一個熟透了的南瓜，身子臃腫得厲害，走起路來就像一個圓桶在地上滾。富貴發現他，是因為門口跑進來一隻豬，那小子只一拳頭，就把牠打的擺着頭大叫，他看這傢伙還有一手，和他交個朋友，一定很不壞。於是，就去和他在一搭，拉了許多不三不四的話。及到上課點名的時候，才知道他叫王綾。

已經和他胡玩了好久了，富貴偶然揭下了他的羊皮帽子，發現他光頭上面，齊個整整的擺着四個土香燒的黃疤。這下他可瞧不起王綾了。覺得和這號醜貨做朋友，實在逗人家笑話。可是王綾比他大一歲，力氣大，有他這樣一個敵手更倒楣。結果，馬馬虎虎的，也是和與鄭生雲、張繼如、蔡春山的關係一個樣，有時在一起胡搗鬼，邀約起去和人家鬧磨擦，有時也互相打架，彼此仇恨得不行。

再的學生娃，特別是組長劉鎖，競賽委員鳳子，衛生委員來娃，小先生江芬，一天總是愁苦着臉，不知怎樣對付他們幾個調皮鬼才好！就算你不惹他，但是他們一胡鬧起來，再的娃娃也不得上課了。

又過了好些天，村上一個老婆婆，兩三個婆姨，一路咒罵着，到學校來尋陶教

員。文富貴首先注意到了，悄悄蹣跚到門背後去偷聽。老婆婆張着沒有牙齒的嘴，說那天那天，富貴把他孫孫打哭了，那天那天，富貴又把他家的豬圈門開了，豬跑去遍山吃莊稼。牟漢德的婆姨也搶着說，那天那時，富貴又拿她們的桃桃桿子了。總之，這個還沒說畢，那個又搶着說，末後說些甚麼，富貴也沒聽明白。他恨死她們，在後面抓一把泥土，撒牟漢德婆姨一頭。婆姨們氣不過，要抓住揍他；他却大笑着飛跑了，遠遠的說怪話。

「醋打那兒酸，鹽打那兒鹹。學校收了這個牛溜溜，你陶教員保險不得閒！」婆姨們都七嘴八舌的這樣說。

這回陶姐姐可不同了。送走了村上的婆姨們，回來臉脹的血紅；她第一次做出怕人的樣子，把文富貴叫到跟前。富貴也不知怎的，這回可沒敢溜跑。瘦瘦的油黑臉上，不住的冒着汗珠。陶姐姐喊過他來，第一句話就說：

「文富貴，你這樣實在不成！看受甚麼處罰，你自己說。」

「不成——」文富貴心裏不由得有點害怕，但偏要這樣回答陶姐姐：「不成就不成。不成上安塞去呀，不成走哇！」

陶姐姐又說：「你來了，我們有責任幫助你。老實說，你真走了，我才省事

咧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想，多一個調皮鬼，學校有啥好處？」

從這回開頭，他感到陶姐姐也不好惹哩！打和罵，他是一點也不怕的，就怕陶姐姐叫去談甚麼鬼話；談的又怪使人心服，常常說得他沒話答。

這樣，富貴實在討厭陶姐姐，因為一天和她難纏的厲害——信她的嗎，除非用針線把嘴巴縫起來，用繩子把手腳拴起來，不說話也不動彈，不信她嗎，實在又不能行。他想來想去，暗地定了一條主意：還是各人行各人的門路，她要纏着談，就讓她談好了。

三、在教室裏

兩個月過去了。富貴不知不覺的，有些事情要背着陶姐姐：——不但打人罵人，他不願叫陶姐姐看見，在斷牆上尿尿，也要等到陶姐姐不在的時候才爬上去。可是暗地呢，調皮搗蛋一點也沒改變。再加上張繼如、王綾、鄭生雲、蔡春山幾個頭

皮孩子，學校簡直被搗亂得不成。

星期一前晌，正上第一節課的時候，那時文富貴還沒來。陶姐姐在教室裡對學生娃說：「小朋友，我們大家都要幫助文富貴轉變。一個人也不和他一齊胡搗蛋，一個人也不和他打架；他搗亂我們的學習，我們大家批評他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好……」學生娃都一齊喊叫，大些的拚命的拍手，小些的興奮得從椅子上站起來。只有鄭生雲的臉紅紅的，頭埋在袖筒上，磨來磨去擦鼻涕。陶姐姐故意不看他，又說：「過去和他打過架的，只要以後改正不打了，都算是好學生。」

話還沒說畢，坐在後邊的胖王綬，忍不住嘻嘻的打失笑，那雙滑稽的三角眼，不住的望着窗戶眨眼睛。娃娃們一看，窗格上正嵌着一張油黑臉，歪來歪去做鬼相。誰看他，他就對誰吐舌頭。這下陶姐姐也招呼不住了，教室裡猛然騷動起來，笑的娃娃們叫肚痛。

這時間，陶姐姐只好宣佈下課。娃娃們一湧而出，三個五個的，又說又笑，一點也不害怕的指着文富貴。可是，一個個的都不和文富貴在一搭，就是鄭生雲、王綬，也躲開他打一邊走，不去和他搭嘴巴或者拉扯了。文富貴到處張望了一回，單個兒站在窗戶腳下生氣，使勁搥他自己的書包。

陶姐姐走過來，拉他進了教室。

「我說文富貴，我們來交交朋友，好嗎？」陶姐姐把他拉在身邊，摸着他的頭，親切地對他說。

他低着頭，沒有答話。

「富貴！」陶姐姐搖着他，湊近他的耳邊說道：「看你這樣調皮搗蛋的，啥也沒學到。同學們都討厭你，俟後可不敢再這樣了。」

「我沒學到甚麼，關他們屁事！」文富貴這樣想，頭一縮，就從陶姐姐的手腕裏伸出來了。

陶姐姐再把他拉住，仍然一點也不生氣的說：「今後我們就是朋友了。你心裏想的，啥事都可和我談。凡事都要講道理，看誰的道理正。」

他怪不高興，粗裏粗魯的頂陶姐姐：「我才不會講道理咧！」

「上學校，就是來學文化，學講道理的嘛！」陶姐姐耐心的，反覆的解釋：「好比做事情，人人都說做得好，就是在道理；如果做了壞事情，就是道理不正。」

陶姐姐和他談了許久，開始他還頂嘴，末後便不做聲了。

叫他出來的時候，陶姐姐還對他說：「看你邇刻做的事情，那些是在道理的，

那些道理不正？回去自己好好想一想！」

後半晌，陶姐姐要到隔壁教室去教珠算，叫小先生——江芬——照顧習字和複習國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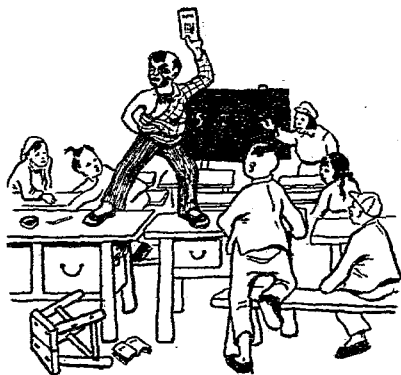
文富貴心裏怪不如意：這女娃子還當我的小先生，真虧人死啦！不待陶姐姐跨出門口，他就一蹦站起來，豎起眉毛說：「陶姐姐，我不同意。叫女子家當小先生，道理實在不正！」

「你們都聽我說，」陶姐姐揮手叫文富貴坐下；「江芬識字多，工作積極，當小先生正合道理。不論男娃女娃，識字少了，一滿沒辦法教人，當然不能當小先生，你們說是不是？」

學生娃都一齊說「對着咧！」同時間，靠窗的一個娃娃還補充說：「我就喜歡江芬姐姐當小先生。」

富貴想不出一句出色的話，沒辦法再和陶姐姐討論。可是他心裏始終不服氣——受那毛丫頭管教，寧肯不穿褲子也不丟那個人。

開頭是上習字。富貴搶過來一個沙盤，可是並沒寫字，用木棍棍在沙上個自畫他的王八。畫好了，身子倒不差甚，頭却有些像羊頭，尾巴又是個鷄尾巴，他自己



富貴跳到桌子上，伊哩哇啦唱大戲。

看了也好笑得很。一個人看沒趣，他又把沙盤端過去給王綏看。王綏把沙盤奪過去，口裏直喊：「看王八畫烏龜哟！」叫這個看了，又給那個去看；撞來撞去，其實沙早已蕩得平平的，啥也看不出了。回頭，富貴見來娃正經得太，正在映着仿格寫大楷。他心裏不服氣，偷偷從棹子底下鑽過去，把來娃的右手猛撞一下；來娃手裏的筆毛一跳，一筆橫畫過去，紙上立刻就多了一條又粗又長的黑道道，恰像一根擺着的牛尾巴。來娃氣得不行，他却偷笑兩聲，從棹底下爬着溜了。娃娃們都扭來扭去的笑，看文富貴耍花樣。江芬氣得想哭，走來走去的招呼，可是一個教室亂糟糟的，誰也沒好好的習字。

習字完了，接着是複習國語。有文富貴那間教室裏，總是又吵又鬧，嘻嘻哈哈的狂笑不停。陶姐姐趕忙把那邊教室安頓一下，跑過來看。

「文富貴咪？」陶姐姐一進門，就發現富貴的座位上沒人，眼睛四面八方的搜索，並且向大家發問。

娃娃們看住陶姐姐嘻嘻的笑，誰都沒做聲。

不多一會，後排的棹子底下，突然冒出一個花臉來。他大概以為陶姐姐又出去了，便一蹦蹦到棹子上，咿哩哇啦的唱大戲。娃娃們大家都望着陶姐姐，可是誰也

忍不住，沒一個不是越笑越厲害。

末後，隔壁教室的學生娃，都一個一個的跑出來，圍住這邊教室看熱鬧。

陶姐姐有些生氣了，一把把他從棹子上拉下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文富貴，你又怎麼啦！」

他鼓起一對羊眼睛，一邊使衣袖拚命擦花臉，一邊蠻橫不講理的回答：「就這麼着！要就打就打，要罵就罵嘛！」

「我不打你，也不罵你，單單只要你轉變。」陶姐姐搖着他的肩膀，繼續着說：「看你一個人胡鬧起來，全學校都不得上課，你想這號事在道理不在？想不通，就不讓走開！」

陶姐姐說畢，讓他木頭般的立在那裏，再沒驚動他。

他在那裏胡思亂想了半天。想撕破喉嚨哭，陶姐姐又不打他；想跑他娘的，又怕跑得不在道理。纏來纏去的，腦子都想得發昏了。

放學的時候，陶姐姐又走過來，像往年一個樣，和和氣氣的，說要送他回家，在路上和他談一談。

富貴心裏是討厭還是麻煩，他自己也說不上來。爲甚麼會遇着這樣一個陶姐姐

，他更解不下。

四、講道理

下課的時間，富貴蹲在太陽地上，頭偏在陶姐姐的胸前，讓教員爲他捉蠱子。「嗶啾」又一個，他笑得不行，伸手上去，要陶姐姐把壓破的蠱子給他。交陶姐姐這樣一個朋友，倒是頂不錯的。就是有時拉住替他洗臉洗手，他實在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富貴，看你不講衛生，生了這許多蠱子。」陶姐姐說，又順手拿一個大母蠱給他看：「不快些把牠消滅，會把你滿身的血都吸光……」

「怕人得厲害，血都會給牠吸光——」

「你頭髮黃黃的，就是把血給吸了。」

「這怎麼辦?!」

「回家去，叫你媽爲你洗幾回頭。不常常洗頭，就會生蠱子，解下嗎！」

「媽說，不給我——水用。」他半吞半吐的告訴陶姐姐，好似要哭了。

陶姐姐把他推立起來，順着他的話說：「是呀，回家要挑水嘛。你不挑，作飯

都缺水，那有水給你洗頭呢！」

陶姐姐從挑水開頭，就像頂知心的朋友一個樣，和他拉了好長時間的話。叫他聽了怪不樂意的，是陶姐姐說：「一個人在家只顧調皮，不做勞動，爸爸媽媽都不喜歡；在莊上拿人家的東西，打人家的娃娃，全莊的人都討厭；在學校不好好學本事，將來也是個二流子，逗人家笑話。」

這時間，來娃正氣得要命的跑過來，喘着氣說：「陶姐姐，你叫富貴去做值哪！今天該他掃教室他不掃，人家都說，富貴不做值，他們也不做……」

富貴討厭來娃得要死，跳起來挺直脖子說：「不做，就是不做，你怎樣！」陶姐姐喊住富貴，一邊告訴來娃：「叫別的娃娃先做，富貴下一回再派。你說陶姐姐說的。」

來娃走了，陶姐姐又把他拉過來，輕言細語勸說他：「富貴，聽你陶姐姐的話。在學校，可不敢不守規矩。你一個人不做值，大家都不做，將來地上髒，生了跳蚤，還不是咬大家！」

富貴悶着頭，一時不言語。於是陶姐姐又說：「過去沒做不說了。明兒該你作值的時候，好好的自動去做，聽你陶姐姐的話，好嗎？」



在太陽地上陶姐姐給富貴捉蚤子。

富貴一直悶着頭，依然不言語。

後晌放學的時候，值星組長吹哨子排隊。文富貴一蹺跳到隊跟前，非擠到中間去不行。娃娃們都說「後來的站排尾」，可是富貴一滿不聽別人的話，個自向沒有站定的隊形衝。兩個小娃娃當場被擠倒了，他就補上了倒下娃娃的缺口。

碰倒的娃娃在地上哭，富貴反而隨着眼睛，前後左右的顧盼。娃娃們都不守秩序了，有的跑，有的跳，有的蹲在地上哭，有的跑進教室去喊陶姐姐。總之，滿院子是娃娃跑，到處在哭叫，早已不見甚麼隊形了。

陶姐姐出來，富貴不高興得厲害，嘴巴翹起可以掛一個油壺，眼睛不看人，直盯住地面。不管甚麼人去勸他，誰也不理睬。

陶姐姐沒說他，只是叫值星組長，——再吹哨子排隊。他很得意，鬼笑着恨住來娃和劉興旺，心想：「看你們能把我怎麼着，陶姐姐也管不了我哩！」

陶姐姐手裏拿着一隻鉛筆，這裏那裏的指着招呼。誰知隊剛剛站好，就被一個送信的把她叫出去了。陶姐姐不在，來娃同樣來檢查衛生，一個個的看娃娃們的手髒不髒？臉上有墨沒墨？身上滾上泥土沒有？

富貴頂不滿意檢查衛生了。一個女子那麼神氣，天天檢查別人乾淨不乾淨，他

心裏實在不平得很。往回站隊檢查衛生，他也總是搗鬼——不是借故上茅房，就是裝病請假。今天他剛搗亂了站隊，來娃生他的氣，他自己也生氣。檢查到他的時候，來娃的態度沒對別的娃娃好，一來就抖富貴把手伸出來。富貴呢，自然是不耐煩，可是剛鬧了事，只好忍了又忍，背着臉把手伸給她，嘴裏咕咕着：「看嘛，要看看看嘛！」

來娃一隻手拉住他的手，一隻手指着他的手心說：「看你這手多懨，黑個簇簇的——」

仙猛一下甩脫了手，魯莽的躁腳，油黑臉上脹着青筋說：「你們女子乾淨爲尋漢，我乾淨爲啥咧！」

「跟陶姐姐說去……」來娃扭了一下，一開口眼睛就紅了。

劉鎖和鳳子一齊站出來，樣子驚惶得厲害，腳伸出一步又後退一步，想要勸解，結果又沒快快的來。可是富貴却硬起了乾筋筋的脖子，歪來歪去的，左右亂撞一陣。隊形就像一條蕩着的繩子，擺過去了又擺回來；娃娃們站不定，被擠倒了四五個，小些的還哭個不止。富貴反而覺得快活，看見胖呆呆的福喜在地上滾，他還不由得拍手大笑。

陶姐姐兩頰急得紅個旦旦的，趕着回來的時候，娃娃們正是這裏倒一個，那裏擠一堆，滿院子亂跑，到處哭叫。

娃娃們見了陶姐姐，便一窩蜂的擁上去。這個說，文富貴怎啦；那個說，文富貴心不好……一時嘵嘵喳喳的，吵得人耳朵都快聾了。文富貴在後邊偷笑，自個兒想：「這些屁娃娃還告陶姐姐咧！陶姐姐和我朋友，保險不信他們的。」轉過臉，見來娃在陶姐姐旁邊，抽咽着哭鼻子。他好笑得很，根本瞧不起這女子；——還當衛生委員咧，說一句話就哭開了。

陶姐姐說今天不站隊了，叫大家各人回去。回頭又叫住文富貴，要和他講道理。這回談的時間可大哩！甚麼唸書識字，學本事，守校規，學乖巧，做勞動，講道理……差不多都談到了。文富貴開頭覺得麻里麻煩的，一滿蹲不住，心裏只想到山窪裏去趕山雞，陶姐姐講的，大半沒聽下。

可是談到後來，陶姐姐說的，的確比他自己要多一點道理。他慢慢的懂得講道理了，似乎講道理也滿有味道。但從今天起，他又更害怕講道理了，因為自己沒道理怪討厭的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陶姐姐問他：「爲啥前晌才說得好好的，後晌又調皮啦？跟你

陶姐姐說實話，富貴！」

「不由得嚇。」他低下頭，有些後悔的回答。

「好，回家去好好想一想！」陶姐姐說，手不住的拍他的肩膀；「心裏而想些甚麼，都跟你陶姐說。不說實話，就一滿沒道理！」

在晚風中，陶姐姐和他邊說邊講的，送他回了家。

五、星期天

四月的一個星期天，太陽暖洋洋的。犁和鋤頭底下，地正在翻黃，樹葉和野草，也互相爭着發綠。在這黃黃綠綠的溝門邊，兩個頑皮孩子，正在爭奪一個山鷄蛋。光着頭、吊兩條乾鼻涕的孩子，死死不放手山鷄蛋，一把把它捏碎了，乾筋筋頸子，油黑臉的一跳衝上去，扭住他便打。光頭孩子發了火，要拉住他打架，他却翻着鞋底往前川跑，跑幾步又回過頭來吱吱的鬼笑，不歇嘴的亂罵：「看你是誰家的寶貝！」「你有幾個爸？」「你尿得高，我尿得不高！」「你，你敢打你老爺爺！」光頭孩子跟在後面，臉脹得像空心南瓜裏點着臘燭一樣紅。

「富貴，又怎麼啦！」陶姐姐出來訪問學生家庭，見富貴和鄭生雲鬧糾紛，老遠就喊住：「星期天，不幫助家裏做活，還吵嘴哩！」

鄭生雲氣不過，跑過去告訴陶姐姐，說富貴要奪他的山鷄蛋；山鷄蛋給捏破了，他就打人……

陶姐姐要是不走的，遲疑了一會，站住對他們說：「好，我們就坐在這搭，大家都來拉閒話，好不好？」她學着這兒的婦女，盤腿坐在草地上；富貴和生雲，也灰溜溜的，一個一個蹲在她的旁邊。

「我說，」她眼睛看着兩個孩子：「我們今天來講道理。我的道理不正，你們批評我，你們沒道理，我批評你們，好嗎？」

富貴偷偷看生雲一眼，生雲也盯住富貴；兩個都怯生生的，沒敢回答陶姐姐。他們拉了老半天，富貴今個卻沒感覺麻煩。他只是埋怨自己，爲甚麼一回也不在道理！到底陶姐姐是朋友，從頭到尾都沒罵他們，說的都是些比方，勸他和生雲好好學乖，鼓勵他們轉變。

淺草草就像一床駝絨氈子，把師生三個一齊墊在上面。太陽一點也不客氣，斜晒了又直晒，把他們烘的軟綿綿的。富貴半躺在青草上，一下捉住一隻小蝴蝶，得

意的拿給陶姐姐看。他早忘了這是在講道理，倒是和陶姐姐鄭生雲鬧着玩呢！

「陶姐姐，我問你。」他也不知爲啥，腦子忽然想起這個來問：「你會做詩嗎？聽我爺爺說，舊前當教員的，都會做詩咧！」

「詩——做不好——」陶姐姐吞吞吐吐的，聲音一滿不及講道理宏亮。

富貴從懷裏摸出生字本來，把鉛筆嚙在嘴裏，拚死拚活的，要陶姐姐給他做詩，準備指回去讀給爺爺聽。

陶姐姐臉紅紅的，不轉眼的，看着對山峻畔上正開的桃花。不多一會，就答應了文富貴，接過本本和鉛筆。她寫了幾個字又想，想一會再寫；塗掉幾個字，又添上幾個字。最後，寫好交給富貴，叫他自己去認：

一樹桃花開滿山，

好話說了萬萬千，

延安說到三邊去，

富貴你爲甚麼不轉變？！

詩倒怪好玩的，讀起來也滿順口。可是詩爲啥要說他自個的事呢？他又覺得有些討厭了。鄭生雲聽富貴唸了，沒提他的姓名，心裏暗暗的喜歡。陶姐姐解下了他

們的心眼，又要過本本去，像前回一個樣的寫了又想，想了又寫。待到寫畢了，生雲首先搶過來，很得意的說：「富貴，我替你唸。」於是他就疙疙瘩瘩的讀出聲來：

兩條都是路，

好壞看得清；

富貴和生雲，

要走那條隨你們！

兩個小傢伙都悶住了。生雲把本本摺還給富貴，富貴實在忍不住，又問陶姐姐：「做詩嘛，爲甚要把我們的事情編進去？」

「詩，就是要說我們心裏的話，尤其要說合道理的事情。」陶姐姐乘機啟發他們：「說一長篇空話，那是頂壞不過的，咱們不要那號詩。」

她見富貴和生雲都不言傳，又伸過手來要本本，故意這樣說：「不好，不好把它撕掉。」

富貴趕忙後退，把本本縮回來，捨不得的抱在懷裏。他喜歡這詩，不肯叫撕掉。可是詩也有點不好：一滿說些蠢人的事，怎樣給爺爺去唸呢？

「生雲，回來！快給受苦的送吃喝上山！」正在這時，生雲他媽遠遠的叫開了。

生雲走後，陶姐姐不再提起詩，順手扳過富貴的頭，好好的問他：「你爺爺說，你回家一滿不勞動——不挑水，也不餵牲口，真不真？」

「我就不勞動，就不挑水。」他挺起頸子，擡起嘴唇回答。

「你算算看，你家爺爺眼睛看不見，爸爸又長年不在家，你說該誰挑？」

「我單管我不挑。管他誰挑呢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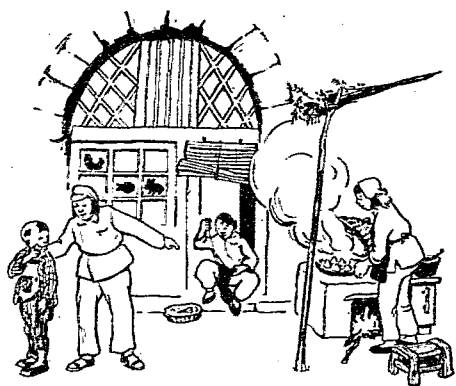
「富貴，跟你陶姐姐說實話。究竟爲甚麼不挑？總有個道理嘛！」

「說就說罷。」他滿有興趣的，和陶姐姐講道理；「我每天只喝三碗水，爲啥要叫我挑一担呢？我覺得這太沒道理！」

陶姐姐沒有多說，引着富貴一同到了文家。這時間，他爺爺在炕沿邊摸；二姐姐又是燒火，又是舀水，正在做後晌飯；他媽坐在鑿門口，使針線縫衣服。

富貴一回鑿，首先躡到鍋台邊，從蒸籠裏抓出一個黃米饅，拿在手裏一口一口的咬。被手捏碎了的乾饅粉，像篩糠一個樣的從嘴角邊洒下來。二姐姐想要止住他，可是還沒來得及出聲，饅已經被咬下一大塊了。

陶姐姐沒多和他媽拉話。趁他吃饅的時候，便指着鍋灶問：「富貴，你二姐姐每頓吃幾碗飯？」



陶姐姐問他：
『你二姐姐每頓只吃兩碗飯，爲啥要做一大鍋呢？……』

富貴瞪了二姐姐一眼，嚼着乾饅回答：「兩碗。」

「你媽媽給誰做衣服？」陶姐姐又指着他媽手上的衣服問。

「給我做。」他勉強回答了，可是十分不耐煩。

陶姐姐當着他爺爺和媽，用道理來反問文富貴：「你二姐姐每頓只吃兩碗飯，爲啥要做一大鍋呢？你媽媽自己有衣服穿，又何苦要給你做呢？」

文富貴嘴邊粘滿了黃米粉，饅也停下不嚼了；漸漸低下頭去，死也不言語。他今個才想到：如果真的二姐姐不給作飯，媽不給縫衣服，那才要命呢！窰洞立馬幌蕩起來，地上亂扯着的柴火，結成了無數的黑圈圈，在他眼睛裏亂跳。

富貴從來就沒像今天這樣乖過，在一家人面前低頭不言傳。他二姐姐在灶火前加柴，嘻嘻的望着媽笑。媽也停住針線不做工了，盯住他富兒不轉眼。

六、決心轉變

劉興旺的妹妹，和別的兩個猴娃，在太陽低下玩紙蛋蛋。一個笑着搶過來，一個使勁拋過去，旋來旋去爬在地上，玩得正美呢。

五月天，一點也不涼。富貴今天戴上一頂新的白涼帽，穿着青上身，配藍細條的白布褲子。鞋子粘滿了灰塵，新換的衣服也沒扣衣領。褲腰翻轉過來，拉得怪長。他見劉興旺又把四歲的小妹子帶到了學校，心裏厭惡得厲害。可是人家都說他近來有些轉變，一則又怕陶姐姐和他講道理，沒敢立馬出手挑戰。

一個紙蛋蛋飛過來，怪碰巧的，鑽進了富貴敞開的領子裏，富貴瞪着眼睛，正歪着脖子往身上摸。劉興旺的妹妹爬過來，扭住要富貴還他的紙蛋蛋。他掙了幾下沒掙脫，火氣沖上來，便亂揮了幾拳頭。又怪碰巧，最後的兩拳頭，正落在劉興旺妹妹的頭上。

劉興旺的妹妹撒開手，滾倒在地上，痛的拚死拚活的哭，鮮血滴在富貴的鞋上。「富貴打劉興旺妹妹啦！快看，出血啦！」一年級一個小娃娃先看見了，嚇的他跳着雙腳，連哭帶抖。

鳳子跑過來，拖着半身抱起劉興旺的妹妹，急得眼淚花花的，喊也不是，叫也不是。

娃娃們亂七糟八的圍攏來，吵吵嚷嚷鬧做一團。正當蔡春山抓住文富貴的衣領，所有的學生娃都要跳起來揍他的時間，陶姐姐就從教室裏趕出來。她首先把富貴

拉在自己身邊，喊住蔡春山，不讓他們動武。娃娃們都不滿意，你一句我一句的亂嚷：

「打出了血不處罰，我實在不同意！」

「他敢打別人家的娃娃，我們也非打他不行！」

「那來這個牛溜溜，陶姐姐還不讓打咧！」

「白天黑地的打人，還說他要轉變！屁！」

「不處罰文富貴，我們今後晌就不上課。——一個大些的娃娃先說「不上課」，接着好些娃娃都跟着這樣抖了。」

陶姐姐這才把富貴向前一推，當着大家說：「富貴，看大家都反對你，你說怎樣！」

「打啦就是打啦，要怎樣就怎樣！」他一點也不認錯，眼睛很可惡的瞪着大家。娃娃們又要蹦過來打他，連胖呆呆的福喜，也把衣袖捲到手腕上，伸出拳頭，紅着脖子喊「打」。

陶姐姐趕忙招劉鎖，叫他跟文富貴到教室去談一談；又叫鳳子幫助劉興旺，把他妹妹先送回家；自己再回過頭來，安頓騷亂得不行的學生娃。娃娃們那一個都憤

激得怕人，要陶姐姐讓他們打文富貴。陶姐姐先叫他們不要吵，然後又跟他們講話：「文富貴打人，這是他的不對。我們要處罰他，尤其要幫助他轉變，你們說是不是？」

大家都不做聲，只有頭上擺着四個瘡疤的王綾站出來，豎起大耳朵說：「爲啥富貴能打人，我們就不得打他？」

「富貴打人，是他犯了錯。你再打他，那你又犯了錯，是不是叫蔡春山他們又來打你？我希望你們自己好好想一想，看我的話對不對？」陶姐姐再三的解釋，王綾才怪不好意思的縮回去，再的娃娃也就不哼聲了。

「陶姐姐，」江芬半信半疑的問：「依你說，怎樣處罰才不犯錯？」

「要我們大家齊心，幫助他轉變。」陶姐姐說，臉調來調去的望着學生娃：「今天要他在衆人面前承認錯誤，訂出轉變條件，不是就不成。你們說怎樣？」

「好，陶姐姐的主意好！」娃娃們都一齊叫了。

陶姐姐進教室去，劉鎖便知趣的走出來。

文富貴這會見了陶姐姐，覺得比那一回也親熱。他解下要不是有陶姐姐這個朋友，今天一定沒人保護；真叫那群娃娃打一頓，那才夠受咧！

陶姐姐和富貴談了許久。他相信陶姐姐的話，解下打人是犯了錯；他也跟陶姐姐認錯，承認從今天起要決心轉變。可是，叫在那些猴娃娃，女子面前去認錯，他便覺得羞人得過餘了，忸怩了老半天都不應承。陶姐姐說：「那好，你和他們說去，他們怎樣我也不管。」他往外面看了一下，心裏又不由得有些害怕，終於勉強點了一下頭，不得已接受了陶姐姐的意見。

陶姐姐把他帶到院子中間，學生娃拍手歡迎文富貴承認錯誤。這時，送劉興旺妹妹的也回來了。鳳子跑得臉紅頸脹的，特別過來告訴陶姐姐：「劉興旺他爸說，學校不處罰文富貴，他就要到鄉政府告狀去。」

學生娃到齊了，陶姐姐把富貴推了又推，要他在大家面前認錯。誰知到了衆人面前，他又一滿不看別人，埋着頭，像釘子一個樣定在那裏。陶姐姐見變了卦，又督促他說：「富貴，怎麼啦！你不是要跟大家承認錯誤嗎！」

他直定在那裏，啥也不理睬。

娃娃們剛開始吵起來，陶姐姐就說：「先解散玩去，讓文富貴再反省一下，過會再承認錯誤……」

學生娃不依，都說：「他不承認錯誤，還是要打。」陶姐姐又把他們引到一邊

，和他們解釋了好久。

鳳子見文富貴一個人定在那裡，好心好腸的去勸他。誰料他甚麼話都不聽，眼睛裏冒着火花，一拳打在鳳子的胸膛上。鳳子氣不過，又紅着臉跑來尋陶姐姐。

這下子，真真動了公憤了。學生娃個個磨拳擦掌的，滿院子跑着，不打文富貴不行。陶姐姐故意不管他，個人回到教室裏。不到一眨眼功夫，文富貴嚇得怪可憐的，顫抖着跑回來，縮到陶姐姐的屁股後頭。陶姐姐趕忙上前擋住門口，高聲宣佈：

「你們先過去玩，過會我叫文富貴對你們承認錯誤。如果他還是不承認，那就隨便你們去打，好嗎？」

「單承認錯誤還不行，還要他定出轉變條件……」一個娃娃這樣說了，又有幾個娃娃來補充：「不定出轉變計劃，我們還是要打。」

娃娃們漸漸離開了教室門口，陶姐姐便回來，慢慢的勸文富貴。整整勸了兩點鐘，勸得口乾舌燥的。甚麼道理都給他講完了，甚麼比方都打給他聽了，而且有時還反問他：「像你這樣調皮搗蛋，究竟學到了多少本領？對得起自己不？你說，像你這樣的娃娃，你爸和媽喜歡不喜歡？同學和和你玩？」

說到後來，富貴的確是被提醒了。今個四面八方都是「敵人」，單單只有陶姐



大家動了公憤要打富貴，他縮到陶姐姐的屁股後頭。

姐一個親人了。可是末後，陶姐姐也越來越嚴肅，而且輪起眼睛，一點也不客氣的說：「自己去想想吧！不承認錯誤，今天就不叫你出校門。」說畢，再沒理他，翻開二年級的練習本，改算術習題了。

富貴一個人悶在那裏，感到孤單得厲害。想出門去，又怕娃娃們打他。思想他過去做的事情，又一滿都是錯誤。想來想去，還是人家陶姐姐見識寬；自己做事不在道理，果真誰個也不喜歡。今天是錯定了，但是應該怎麼辦呢？心裡酸溜溜的，眼睛瞥不住要流淚。眼見只有這個親人了，得罪了這個親人更不能行。試了幾回，終於鼓起勇氣，跑到陶姐姐跟前，倒吞不吐的說：「陶姐姐，我——我錯了——我承認——錯誤——」

「真的嗎？我不信。」陶姐姐有意這樣難爲他。

他眼睛一擠一擠的，似乎要哭了：「我遲刻才明白：舊前……一滿都……都錯啦！」

「好，承認錯誤就是好學生，」陶姐姐趕忙停下工作來，摸着他的黃頭髮：「只要你承認錯誤，娃娃們一定會歡迎的。可是不敢當着同學又變卦了；再那樣，你陶姐姐就不管你，讓他們去拖你打你！」

他藏在陶姐姐的側邊，悄悄說：「我聽你的話，你說怎樣我都做……」

陶姐姐見他真有了悔意，便安慰他說：「打就打啦，只要決心轉變，一樣受人家抬舉。」接着又鼓勵他在人面前認錯，還幫助他訂了轉變計劃。看他誠心接受了，才去尋值星組長吹哨子集合。

哨子響了，娃娃們比那一回都來得快，不一會就站好了隊，而且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「我打錯了，以後再不打人了。」當文富貴站在隊前，細着聲音說這話時，個個都拍手歡迎。

陶姐姐見他嘴巴張開又閉攏了，沒繼續說下去，便在旁邊督促說：「還有唸？不訂出你的轉變條件？」

娃娃們又鼓掌歡迎。有的舉着手喊：「歡迎文富貴訂出轉變條件！」有的拍着手叫：「歡迎文富貴認錯，歡迎文富貴轉變！」這時間，他才揚起頭來，第一次痛快的說話：

「從今以後，到學校不調皮，不打人，不罵人；在家裏好好勞動，不……」
「不怎麼？」陶姐姐見他怕說下去，急忙追問。

他用手遮住眼睛，怪不好意思的低聲說：「不尿炕。」

操場吵吵嚷嚷的，娃娃們又在交頭接耳的議論。忽然，幾個大些的娃娃一齊發言：「他說了不實行，該怎麼辦呢？」

文富貴伸直了頸子，堅決的回答：「不實行，隨你們怎樣罰我都可以！」
娃娃們又一齊拍手歡迎，大家都搶着跳過去和他握手，或者爭着去和他拉話，沒一個再說要打他了。

七、代理衛生委員

文富貴果真不同了。好幾天，他一直沒和學生娃打架，沒搗亂教室，也沒拿人家的東西；放學回家，叫挑水就挑，叫掃地就掃。可是莊上的老百姓，都說富貴是新得的茅坑，香不上三天。學生娃大都照着老規矩，見了他仍打側邊走，防備他找人惹麻煩。他自己雖然下了決心，有時也實在是不由得，要來那麼一下子。不過，只要陶姐喊住他，或者娃娃們一反對，就不敢再胡鬧下去了。

不調皮，他自己想起也覺得美氣。再的娃娃調皮，或是不積極，或是心不好，

他心裏都討厭得厲害，立馬去報告陶姐。陶姐又給他講道理，與他打比方，叫他幫助再的娃娃改正。

轉變之後，學生娃不再反對他，可是也不像劉鎖、鳳子一個樣——受娃娃們抬舉。他心裏很想有人抬舉他，不然還不是沒面子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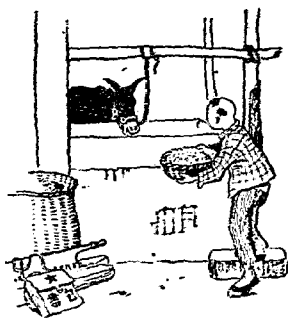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回，他見陶姐一個人在院子裏，便慢慢挨過去，半吞半吐的說：「……我不調皮，爺爺和媽都說我好哩！」

陶姐摸着他的帽子，十分喜歡的說：「是呀，你媽也問我過。我說你在學校好好學習，自動的掃院子，掃教室，可比從前乖多啦。」

陶姐一誇獎，他越發高興，無意中就說出來了：「陶姐，你看我能擔負工作不能？」

「只要你轉變得好，啥都能夠。」陶姐看出了他的要求，明白的對他說：「邇刻來娃娃裏有事，請了假啦。若是你工作積極，娃娃們一定會選你代理衛生委員。」

陶姐說選他當衛生委員，他實在是喜歡。想到管一管人家，叫排一排隊，個個都得把手給檢查，……想着想着，笑得嘴都嘻開了。從此，他見天早早的就到了學校，自動的去掃院子，把教室的傢什鬧得齊個整整的，那怕自己手上塗小米大點



富貴轉變了，放學回家就自動的餵牲口。

一點墨，都要吐一點口水，用紙把它擦掉。

選代理衛生委員的時候，開始是陶姐宣佈：「誰的衛生好，誰工作積極，就選他代理。」學生娃都一齊喊：「文富貴！文富貴！」吵嚷一陣子，果真是文富貴當選代理衛生委員。

誰邇刻愛乾淨，誰打掃衛生積極，當然要數文富貴。可是娃娃們心裏，還有一個討厭鬼的文富貴存在，要叫文富貴來管自家，又多少有點不服氣。

選舉的時候，大家都舉手贊成。可是到了站隊的時候，眼見是文富貴檢查衛生學生娃又都討厭起來，一個個擠眉弄眼的，隊形彎來倒去，老半天站不好。不一會，鄭生雲和蔡春山打架了，鬧得吵的吵，叫的叫。富貴趕忙去勸架。這裏還沒勸了，王綾又和一個女生娃吵起來，接着福喜又打哭了一個小娃娃。娃娃們故意不講道理，他跑來跑去的，總是勸解不清。他氣的要命，跑去叫陶姐。陶姐出來，學生娃又一個一個的去小便，一去便在茅房嘻嘻地悄悄言語，故意不出來。麻煩了半天，隊伍終沒站好，衛生更檢查不成。富貴沒一點辦法，無可奈何的看着陶姐，急得哭了。

陶姐叫娃娃們都回來，把隊排好。富貴又一眼一眼的看她，陶姐才開口說：「

富貴，看你從前還不是一個樣——」

大些的娃娃會意了，便你一句我一句的嚷起來：——

「是呀，我就是從前的文富貴！」

「富貴，我現在就是過去的你，你就是過去你最討厭的競賽委員。」

「……你也知道調皮不好了吧！」

莫名其妙鄭生雲，用衣袖很快擦了一下鼻涕，站出隊來說：「陶姐，他當衛生委員，我有意見！」

末後，大家靜悄悄的，聽陶姐發言：「好，大家說的都很對。可是文富貴已經轉變了，在學校不調皮，回家積極勞動。二流子轉變了也可以當勞動英雄，我們的富貴轉變了，爲啥就不能當衛生委員呢？！你們既然選舉富貴代理衛生委員，就應該服從他呀。我希望每個人都想一想，看我的話對不對？」

娃娃們有的輕輕點頭，有的扮着挨近他的膀子……他們覺得陶姐的話，都一滿對着咧！

江芬說：「富貴代理衛生委員，我們都同意。但做事一定得公平。要不，我們就要提意見。」

「富貴，你聽沒聽見？担負工作做事就要公平，自己要不怕吃苦，起模範作用。」陶姐將江芬的話，對富貴補充說了一遍，又回頭向娃娃們說：「富貴代理衛生委員，我們要好好聽他的話。若是工作不積極，有偏心，再來向我提意見，好嗎？」

學生娃一窩蜂的叫着「贊成」，再沒一個反對了。

從此，無論是派值日，打掃院子，檢查衛生，娃娃們都聽從文富貴，沒再發生問題。他自己呢，啥事都做在頭前；打掃衛生，他比那個也掃的回數多，抬垃圾，他比誰也抬的重。一個剛滿五歲的學生娃，拉了屎不會收拾，他還扳起替他揩了幾回屁股。

一天一天的，他越是積極工作，就越是感覺有味道。受人家的尊敬，這還是第一回咧！他變得怪精神的，做甚麼都覺得新鮮得很。只要有人提「文富貴轉變了」，他必定埋下眼睛，脖子也紅透了。如果有人說他工作積極，是模範，他又豈不住要笑出聲，眉毛都彎起來了。可是你若提起他舊前調皮的事，保險他要跳起來，打你幾下也說不定。

有一天，鄭生雲懶得做值，他去說服他。鄭生雲鬼笑鬼笑的，擠着下流的眼睛

罵：「你還管我哩！你說我不好，不想想你從前，怕還不如我吧！」

他滿頭冒着大汗，臉色變得黑的怕人，已經蹦過去，一把揪住鄭生雲的胳膊了……剛好舉起拳頭，猛一下被陶姐分開，叫他打了一拳空，陶姐當時就提醒他：「富貴，忘記了嗎？怎麼又要打架！」

他非常不滿意，火氣沖上來，咕咕咕咕的罵陶姐。

第二天，上課的時候，他自己又羞答答的，背着臉送一張紙條給陶姐，上面歪斜的寫着：「陶姐，我非常對不起你！昨天我罵了你。」

陶姐過來撫摸他的黃頭髮，溫和的說：「不要緊，以後記着不再罵人就是了。」

八、學習

富貴學了好，不單是工作積極，學習也進步了。他覺得學會做詩倒怪美。詩說的話，一滿說在人家心巴巴上，叫你有點害羞，又很是喜歡，想忘也忘不了。要是一個別的甚麼人，他才不好意思接受這號詩咧！可是他一點不差，常常尋陶姐做詩；他不尋，陶姐有時也自個做詩，寫在黑板上。陶姐了解他，他也給陶姐說實話，

所以他不怕。

星期三的後晌，剛上完算術課，陶姐就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字。那會，學生娃都忙着演減法，誰也沒注意看黑板。陶姐寫畢，故意不看文富貴，擺着頭髮出去了。富貴看見是詩，便一個字兩個字的唸：

髒水溝裏一根柴，

莫枝莫葉不成材；

調皮搗蛋是本事，

莫文莫武二流漢。

他讀了好半天，唸了一遍又一遍，那個髒字、葉字和莫字，始終還是認不下。不過大概的意思，他是可以解下的。他這樣想：一根柴就是一根柴嘛，怎麼又是二流漢？這又把他難住了。多唸幾遍，不知不覺的臉有些發燒，羞得不行。他又故意不看黑板，調臉去看再的同學，他發現王統、鄭生雲和鳳子，都在望着黑板；鳳子暗暗的抿着嘴笑，還點着頭，那王統和鄭生雲，就像誰又虧了他，一個瞪着眼睛，一個揩着鼻涕，很不耐煩的躁出去了。富貴心裏雖然煩得很，可是又捨不得這詩。待到娃娃們都走完了，他就去尋陶姐。輕輕拉住陶姐的袖子，懇求她說：「陶

姐，來！」

「怎麼？」陶姐假裝不理他。

「來嗎，有事情哩！」說畢，他就把陶姐拉走。

走進教室，富貴用手指着黑板，低聲要求陶姐：「跟我講詩，幹不幹嗎？」

陶姐很和氣的，先把三個認不下的字教給他了，然後又給他解釋：「沒學好本領，啥也幹不成，就像一根莫枝莫葉的髒柴，一滿不中用。」讓富貴自己想一會，再繼續解釋：「一個人不會寫、不會算，也不勞動生產，那不是二流漢是甚麼！」富貴低下頭，難受得快哭開了。陶姐拾起破布，要去擦淨黑板。富貴又立馬攔住她，不讓擦掉。同時眼淚汪汪的，十分後悔的向陶姐說實話：

「陶姐，這幾天我又不好。我錯了，我沒轉變好！」

「給你陶姐說，這幾天爲啥又不好？」

「還是那話，不由得嗎！」

「那些不好，也一件一件的說出來，你陶姐好幫助你改正！」她說的時候，還緊緊的拉住富貴的手。

富貴感動得流淚，原來不想說的話，都一滿傾倒出來了：「大前天，我又打瓦

片啦，傷了一個小同學；昨天，我又拿人家的傢伙了……」他從衣袋裏摸出一把小刀子，遞給陶姐，一邊繼續說：「我又不挑水，和媽頂嘴；檢查衛生態度不好，兇那些小娃娃……」

陶姐不叫他再往下說了。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揩了眼淚，好好安慰他：「只要下決心，慢慢的改，一定會轉好的。要隨時隨地注意，忘了就又会犯錯。」

富貴埋下頭，不言語。

「常常反省，犯了錯就改，保險會變成文武雙全的英雄，一定不會當二流漢的。」陶姐這樣鼓勵他，他心裏才稍微鬆動得點。

「富貴，你還要詩嗎？」陶姐見他一直不言語，又轉過方向來說詩：「我再給你寫上兩首，你說怎樣？」

他果然揚起眉毛，把手伸到黑板右邊的小竈，爲陶姐取了兩枝粉筆出來。陶姐擺了一下頭髮，在黑板的左邊寫了一首詩：

字不複習忘記多，

話不練習不會說；

一事不作莫本事，

人不學好往後落。

她把原來那首擦掉了，在黑板右邊又寫一首：

高高山上一樹槐，

青枝綠葉長上來。

用心學習勤勞動，

學了本事又學乖。

陶姐寫好了詩，稍站一會，又出去招呼娃娃們去了。

陶姐在的時候，富貴有點不好意思，沒敢多看黑板。可是陶姐一出門，他便偷偷的取出生字本本，吐點口水磨了幾轉墨，把詩的字，都摹仿着抄在本子上了。

別的一個下午，正當休息的時候，學生娃都在院子裏鬧着玩。爲了一點小事情，陶姐要找文富貴；可是尋遍了滿院子，連他的影子也沒見。原來他還在教室裏，不做聲不做氣的，一個人在練習翻中國字爲洋碼。翻來翻去翻不準，便搔着頭頂，滿有勁的在跟自己生氣呢！陶姐躡腳進去，他害羞的紅了臉，兩隻手按住本本，不叫人看。陶姐笑嘻嘻的取開他的手，見把二十六翻成了2106，三十七翻成了3107，陶姐說他錯了，他又紅了臉，縮着頸頭偷笑，趕忙用筆塗掉。陶姐接過筆來，把26



學習。

，也都寫了一個樣樣，而且把錯的地方解釋給他聽。他懂下了，心裏非常快活，把頭偏在手臂上，故意撒嬌地說：「陶姐，你又不早些幫助人家，翻不成，差些把我急壞了！」

陶姐翻過幾頁，看他本本別的地方。他猛然跳了一下，想搶回本本去。陶姐用眼睛止住他，說：「甚麼好東西，陶姐也不給看啦！」

他怪不好意思的退了回去，兩手交叉攔在棹上，頭死死埋在袖筒裏，讓陶姐看他的本本。

本本上寫的沒啥秩序：有的地方，是新認會的生字；有三四頁是抄的詩，其中抄錯了五六個字。除去這些，便是他自己在課外學造的句子。陶姐沒看別的，單看他自己偷偷造的句子：

「邊區的勞動英雄，帶一朵大紅花，其他的百姓見了，都積極組織起來，都想做一個模範。」

土匪搶了咱們地方，他打了咱的人，他是個大壞蛋。

我今年成績很不好，一調皮就學不到東西。

我尿了炕，陶姐把我勸了；我決心要轉變，我就聽了陶姐的話；我沒有尿炕，

陶姐獎勵了我。

咱們學校的學生娃，大家鬧秧歌，我就去搗亂，陶姐把我批評了，我就把陶姐罵了。我是不對的，再不罵陶姐了。

.....」

陶姐看到這裏，興奮的說不成。放下本本，雙手抱住文富貴，誇獎他說：「富貴，看你轉變了，進步多快啊！這樣的積極學習，休息時間還用功咧！將來一定是個好文化，一定是個模範！」

九、大紅花

幾個老婆婆和年輕媳婦，在文家鑒前拉閒話。文富貴他媽坐在門邊做針線，也和她們一搭拉閒。牟漢德的婆姨扒着鞋底，劉興旺他媽提個捻線鏢，只是一根柳木棍子，沒做活計。她們沒說別的，就說誰的娃乖，誰的娃不乖，誰家的女子怎啦，誰家的小子又怎啦。總之，小子呀，女子呀，幾個婆姨湊在一搭，互相搶着說起來，就像敲破鑼一個樣——話聲傳遍了滿山灣。

「舊前說小子怎樣，邇刻女子也能行咧！」江老婆嘻開掉了門牙的嘴，把話拉到口邊邊來，想人家誇獎他的孫女子。

「是嗎，你家江芬在學校，聽說還當甚麼委員呢！」果然，劉興旺他媽就提說她了。

「她放學回家，給我講了好多的事情。」她從心裏笑着說出來：「叫我這五十幾的老婆婆，也解下了邇刻是個啥世道。」

就像這樣你一句、我一句的，提了來娃，又提到了劉興旺。牟漢德婆姨猛然停了納鞋底，眼睛看住文家婆姨說：「別說遠啦。他家富貴轉變了，比舊前一滿是兩個樣！」

「就是說嗎，」劉興旺他媽趕忙補充：「差不多兩三月了，就一滿沒見他和誰打架，也沒聽說他糟塌誰家的東西了。」

江老婆皺起臉皮，扁着嘴說：「那可不同咧！舊衣裳改的，倒底頂不上新的穿，賴娃還能改得乖？！」

「嗯，我從前都不信。」牟漢德婆姨又說，心裏不服氣得很：「舊前他見了我們婆姨家，說不完的怪話，邇刻可是不一樣，見了還好好的和你拉話。有一回，我

搬石頭墊雞窩，他還自動來幫助哩！」

「看你說得賴的也成好的啦！」江老婆見別人不再提她江芬，心裏很不滿意：「櫃子底下，撫不到脚面上，生就的頑娃，還能改好咧！說來都沒人信。」她滿有經驗的，自信得太的，仰起皮皺皺的臉，邊說邊用棍子敲着地皮。

牟漢德婆姨又說：「衆人見到的嘛，又不是我一個人說。人家說，二流子轉變了還能當英雄，頑娃娃轉好了，一樣樣可以做模範咧！」

江老婆顛三倒四的，不信富貴轉變乖了，激得文家婆姨直生氣，可是牟漢德的婆姨提起來一誇獎，她便喜得要流淚，不待人家說畢，就搶上來說她富兒：「我富兒可乖咧！缸裏沒水就挑水，地僻就掃地；餵牲口呀，打雞呀，一天讀了書，還要做好多的事情！」自從她富貴轉變了，她總是閒不住，見人就要尋機會說。這一則是感動得過餘了，一則怕人家不知道她富兒變了樣。

這時間，寧裏老爺爺打了個響聲，也像要說話，可是幾個婆姨嘰嘰喳喳的，一時不得插上話來。

「聽我興旺說，富貴可能行咧！認字比誰都學的快，還當衛生委員——」劉興旺他媽，說到這裏又收住，故意變個樣子說：「咱們婆姨也解不下，不知道真不真

？」她明明知道是真的，不過直說富貴超過了她與旺，在衆人面前，她可不肯。

富貴的二姐姐，從她媽的腿邊擠出來，一直站在那裏抿笑。等到劉嬌嬌說過了，就趕忙接着來插嘴：「人家還要叫當小先生哩！」

「還不是人家陶教員本領大。」文家爺爺在裏面說，男人的粗嗓子，暫時把婆姨們的話壓住了：「提起富兒，舊前娘老子都不怕，邇刻變得又規矩，又勤勞，可不是件容易事情。」他咳嗽了一聲，又感歎着說：「牛溜溜變成乖娃娃，也怕只有咱邊區，才有這個新規矩。」

江老婆的嘴一扁一扁的，臉上的肉皮皺紋，老是不斷的摺動。

文家二女子突然蹣跚近柴火堆，手指着溝門邊，驚惶的喊叫：「媽，快來，來看富貴……」

婆姨們都不知怎回事，爭着跑出來。還是年輕的牟漢德婆姨脚步踉蹌的快，一個人走在頭前。她最先看見，喜得跳起來，尖聲大叫：「大紅花，富貴戴大紅花，富貴戴大紅花！」

這是因爲富貴轉變得好，娃娃們選舉他當了模範。今天學校開會獎勵他。會開畢了，陶姐送他回家，一方面來跟他爺爺和媽賀喜，一方面來徵求家庭的意見。

富貴走在頭前。白上身的胸襟上，擺動着一朵大紅花。白涼帽下頭的油黑臉，被七月的太陽晒得發光。他左手摸着書包，嘴再怎麼也忍不住要笑。在路上走，老是不斷的往後回頭，和陶姐說七說八。一眼看見他家門前這許多人，便害羞得不行，面對陶姐站住，扭扭怩怩的不往回走了。陶姐推了他好幾回，他又才轉過身來。可是，仍然走得 unnatural，脚不是一步一步的，而是慢慢在路上擦着鞋底，好久才擦到了。

他二姐姐在人中間鑽來鑽去，窰裏窰外的來回跑，給她爺爺傳消息。

牟漢德婆姨特別興奮，乾脆把鞋底揣到懷裏不納了，當富貴踏上院子的時候，便一把拉住他的小手，指尖彈着他胸前的花朵，邊笑邊說的逗笑他：「多麼漂亮呀，是誰家的新女婿！」

「啊喲，不單是性子轉變了，連人也變了個樣樣！」劉興旺他媽，也不由得要誇獎。說着線一下斷了，撿下一個捻線錘在地上滾。

江老婆臉色很不好看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她在衆人面前，假裝不注意富貴，可是又不由心，非悄悄的偷看富貴的紅花不行。

這時間，富貴他爺爺正摸到門口來了。陶姐拉着富貴上前去，後邊的婆姨們，



富貴得獎。——戴大紅花。

也跟着擠到門口邊。陶姐說：「我跟你老人家賀喜來了！」

「陶教員，你——坐下！」文家爺爺也感動得說不成，聲音顫巍巍的，不知說甚麼好。

陶姐這時才把富貴轉變的情形，詳細說給他爺爺和媽。並且說，娃娃們還他當了模範，今天學校開大會獎勵他，給他戴了一朵大紅花。

他爺爺不知怎樣好。把他孫孫拉到跟前摸了又摸，當面安頓他媳婦說：「有人到安塞，快給他老子捎個信，叫回來看看他富兒……」

「老人家，這些日子，富貴回家做些甚麼勞動？還尿炕不尿？早起洗臉不洗？跟媽頂嘴不頂？」陶姐像往常一個樣，到了學生家庭，總要問這問那的，摸清學生娃在家的情形。

「一滿好哩！」富貴他媽把手放在衣擺裏，搶着回答：「夜晚自家起來尿尿，還怕驚醒別人；你看窰裏窰外，到處乾乾淨淨的，全是他一個人收拾的咧！」

不等陶教員開口，他爺爺就說：「我富兒真是命大福大，有運道生長在邊區，遇着你陶教員。」換過一口氣，又說：「陶教員，你以後可不要走。唔，唔，你到那裏，叫我娃娃也跟到那裏。」

富貴雲裏霧裏，自己也忘了這是在幹啥。開頭的時候，誰都找他的麻煩，他羞得厲害，臉比在學校開會還紅的多。末後，陶姐和他爺爺談話，他就想別的事情去了：想陶姐的詩，想怎樣幫助鄭生雲和王綾轉變……陶姐和他爺爺最後說些甚麼，他滿沒聽清。

「真有這號事！」最後，他隱約聽見江芬她婆婆抖着聲音，像後悔得要命的在說：「我今兒才解下，賴娃也可以變成乖娃，還能當模範，戴大紅花咧！」

富貴莫名其妙，抬起眼睛，瞅了江老婆一眼。二姐姐乘隙擠到他身旁，指頭輕輕地舞弄他的紅花。

一九四六年二月於延安

文 富 貴

集 古 今

出版者 大眾書局

北 京 • 天 津 • 上 海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

版 權 所 有

(P) 0001-3000



7.7
0-5

基價 3.70

(P) I-3000